

譯合句修梓
行印社作合版

左拉小說集



目 錄

約翰古爾東的四日·····	一
爲一夜的愛·····	八七
渦里維伯格伊的死·····	一五三
失工·····	二〇九

約翰，古爾東的四日

(一) 春

那天，我在我叔父家裏住——我叔父名拉柴爾，是都葛村一個教士——清早五點鐘左右，太陽突然愉快地射入我的小房間。一道寬大的黃的光落在我尚閉着的眼皮上，我就在光明中醒過來。

我的以石灰刷白的房間，和牠的四壁與牠白木的傢具，有一種令人心悅神怡的愉快。我身憑窗檻，瞭望杜郎斯河在「盤谷」(Vallee)的暗綠色間很寬廣地長流着。新鮮的微風吻着我的面，河裏與樹間柔細的聲音好在像

賊我似的。

我慢慢地開了我的門——我要出去，必須經過我叔父的房間，——我用腳尖貼地躡足前來，恐怕我脚下的大靴聲響擾醒那面帶笑容，還睡熟在那邊的謹慎人。我聽到教堂打早鐘，便不寒而慄起來。我叔父拉柴爾這幾日來，帶着憂鬱而憤怒的面容隨處跟住我。他一醒來或許要阻止我到那兒去，在河邊上，隱匿在河岸的柳蔭下，窺視棕色髮的大女孩，巴貝的到來，她好像與新春一樣是爲我生的。

但是，我的叔父仍是很濃地熟睡着。我心裏便如懺悔一般責備自己不該這樣騙他，這樣逃出去。我停留那邊一些時，瞪視他安靜的臉，經過一夜休息。更加和藹可愛。我感動地憶起那日我母親的靈柩出去了，他到我那冷落的，如沙漠一般的家中來尋我的情形。從那日後，我受到多少撫慰，多少和愛，多少慰勸，多少良善的教誡啊！他將他的學問，他的仁愛，

他的全智全心都給我了。

我一時忍不住想喊他：

——『起來，我的叔父拉柴爾！我倆一塊兒到杜郎斯河邊，那條你所心愛的路上散步去。新鮮的空氣與初起的太陽必會使你胸襟開豁，精神舒暢。你看，我們歸來。吃飯多少好味道呀！』

但是巴貝就要到河邊來，我早晨將不能見到她穿着鮮豔的裙子！我叔父在那邊我須低下頭眼睛向地。不然，偃臥在柳蔭下的纖草上多少好呢！我覺到心裏一酸，就徐行緩步地，遏住我的呼吸，走到了門。我走下扶梯，打開樓下的門，便如瘋子一樣，在五月怡悅的清晨的溫柔空氣中跑起來了。

地平線一帶的天色是白的，中間有纖嫩的非常雅緻的玫瑰色的與蔚藍的彩色點綴着。淡白的太陽好像大的銀燈一樣，牠的光線如雨絲一般撒在

杜郎斯河的水面。寬大而和柔的杜郎斯河懶洋洋地偃臥在紅沙上，從盤谷這頭流到那頭，一道白路如溶解的鐵汁。西邊有一帶參差如齒形的矮山，在淡白的天色下，略襯以淡紫的斑點。

我住在這僻靜的地方已十年了。多少次我叔父拉柴爾在屋裏待我，給我教拉丁文！可敬的人想使我做一個博學者。而我呢，却在杜郎斯對岸拆鳥窠，發現我猶未爬過的邱陵。後來，待我歸來，便受責備了：我的拉丁文已經忘了，我可憐的叔父叱咤我把短褲撕碎了，有時，見到我腿上有幾處刺傷了，身都顫抖起來。盤谷是屬我的，完全屬我的；我以我的兩腿獲得牠，以友誼的名分說，我是牠真正的主人。河的這一端，杜郎斯的五六里地面，我如何的愛牠，我們倆一塊兒如何的心投意合呵！我認識我這親愛的河的一切脾氣，牠的喜，牠的怒以及牠一日中每點鐘的各種形態

那天早晨，當我到水岸的時候，我見到牠如此白，如此溫柔，幾乎使

我目眩頭昏。牠從未有過這樣快活的面孔。我即活潑地潛入柳蔭中，在林隙中透過來的陽光散滿的碧綠的草地上。我便偃臥下去，立着耳朵，兩目從樹枝的間隙中凝視那巴貝就要過來的蹊徑。

『哦！叔父拉柴爾一定還在睡覺罷！』我想說。

於是，我盡力舒展我的身體偃臥在纖草上。太陽溫暖地晒着我的背脊，而我那沉沒於草中的胸部却覺得很涼快。

你們從未在草地上，極近地細看過草的根數麼？我呢，在我等待巴貝的時候，我曾以精密的眼光探索過一個草叢，牠正像一個完全的世界。其中有街道，十字路口，公衆的廣場及各種城市。在底下深處我找出一堆的黑影，那裏有去春的因悲愁而朽爛的落葉；還有挺立的，橫架的，偃臥的，彎曲的極可觀的細莖，這就是細柱，教堂與未開闢的森林罷。我看見兩條弱小的蟲在這「無限大」中間徘徊；牠們一定迷了路的呀，可憐的小東

西，因為牠們從這一柱到那一柱，從這一路到那一路，情形很窘迫，很聖念的。

正在這時候，我舉起頭來，見蹊徑的盡上端，巴貝的白裙離黑色的地面不遠，飄然而來。我認得她的淡灰的印度布的外衫，上印有細藍色花的。我更將身體鑽進草裏去，我聽見我的心貼着地面動，牠的輕微的顫動幾乎舉起我的身來。現在我的胸部燒着了，我再不覺得朝露的涼快了。

少女敏捷地下來。她的裙拽過地而有很可愛的飄蕩，使我心悅。我自下而上看她，見她挺胸直體，頗有高尙的幸福的幸福柔愛的風態。她一點不知道我在那邊，隱在柳蔭後；她步伐很自由地走着，她跑起來，沒有顧到她裙的一角被風吹起，我辦出她的脚，踏得很快很快的，又辦出她一塊白襪有手掌這樣闊，使我甜蜜地難堪地漲紅了臉。

呀！我於是什麼都看不見了，杜郎斯河，楊柳，白色的天早已不在我

的眼底。什麼盤谷，我還管牠呢！牠已不是我的好朋友；牠的喜牠的悲與我完全無涉。我的同伴，邱陵上的細石與大樹與我又有何干！河也可以即時遁去，即時消滅，倘若牠心願；我將不憐惜牠。

春？我一點沒有想到牠！牠可以把那晒着我背脊的太陽，樹林間的葉叢，牠的光線以及牠五月的全早晨都拿去，我將依然留在那邊，出神地觀看巴貝，在蹊徑上跑着，愉快地飄動她的白裙。因為巴貝在我的心裏奪去了盤谷的位置，巴貝就是我的春。我從沒有與她談過話。當我們倆在我叔父拉柴爾的教堂中遇見時，彼此只不過紅一下臉。我那時發誓了說她是憎惡我的。

那天，她與洗衣婦們談了幾分鐘的話。她珍珠一般的歡笑聲攙在杜郎斯的大聲中直傳到我的耳鼓。後來，我看她曲下身，欲以手心汲水；可是河岸頗高，我的巴貝幾乎滑下，幸一手還抓住草根。

我不知道什麼顫動使我的心一寒。我突然立起來，不怕羞，不紅臉地跑到少女的身邊來。她見到我，形頗驚駭；但一霎時便微笑了。我呢，我不顧跌不跌，俯下我的身軀，捏緊手指，右手終於汲了一滿手的水。於是我將這種新杯遞給巴貝，讓她飲。

洗衣婦們都笑了。巴貝也羞答答的，很遲疑的，掉轉半邊頭，始終不敢領受。隔了，她決定了，柔媚地將她的櫻脣貼在我的手指端，而我手中的水因她稽延太久都漏光了。於是她就如孩子一樣大笑起來，我明明見到她是笑我的。

我很愚笨，我重新俯下身去。這次我却以兩手汲得水來，趕急送到巴貝的脣邊。她飲了。我覺到她的溫柔的接吻，從我的手腕直傳應到我的胸部，使我的胸部火似地發燒。

「呀！我叔父何等應該睡覺呵！」我很輕的自言自語道。

正當我這樣自言自語，我瞥見一種黑影在我身旁，我掉轉頭來，見我叔父一個人，形容很憤怒的，僅在幾步外立着，端視我與巴貝。

巴貝大驚。臉變得緋紅的，喃喃地對我說：——「我謝你，約翰君，我很感謝你。」就飛一般的跑了。

我呢，我拭乾我的兩手，羞答答的，立在我叔父拉柴爾面前一動也不動。

這可敬的人屈着兩臂，掣住一角「法衣」（西洋教士穿的黑長衫——譯者註）雙目釘視巴貝，見她跑上蹊徑，未曾回頭。後來，當她的影在離後不見了時，他便低下目光看我，我見他和善的臉帶有憐憫的笑容。

——「約翰！他喊我說一面走上石路來。『早飯還沒有好。我們還有半點鐘好玩。』」

他便走前去，舉步稍已不輕便，而且很當心地避開那些被露濕了的草

叢。他的法衣一端拖在細石上發出綽綽的微聲。他把日課經挾在腋下；但他已忘了早晨的課誦了，他只顧走前去，低下頭，默想什麼似的，一語不發。

他的肅靜令我難堪。他素來是愛說話的。每一步都增加我的憂慮。他一定看見我給巴貝飲水了。唉！我主！那是什麼樣子呀！少女紅着臉笑嘻嘻的吻我的指端，而我則立住腳，伸出兩臂，俯下身去如與她接吻似的。想到這裏，就覺得我的行動太大胆可怕了。於是我的一切怯懦怕羞的性質都復原了。我自問我怎樣能這麼大胆使人家如此溫柔地吻着自己的指端。

我叔父拉柴爾仍是一語不發，慢步的在我前面走，連他平素所心愛的古木也不看牠們一眼！他一定預備譴責我了。他領我到大路上來使可以隨意的吐誠我。我們至少要留這裏一點鐘；早飯冷了，我又不能再到水邊來，默想那巴貝的櫻脣留在我手上的溫柔的熱吻。

我們是在石路上。這條路又闊又短，是沿着河岸的；路旁有極大的橡樹，軀幹都分裂，但仍竭力伸展牠們的大枝。細草在樹下鋪着一張綠毯，太陽透過葉叢，替這綠毯繡上形類薔薇的金彩。遠處，四圍都有鮮綠的草場。

我的叔父既不回頭，又不改變步驟，一直走到石路的極端。到這兒，他即停住，我也呆立在他的身旁，知道可怕的時候到了。

河床至此忽然生一轉折；有一隄障使路端成一平臺的模樣。田野在我前面擴大起來，一望有許多里。太陽在天空中也高起來，清晨銀色的光線現在已成淡金色了；眩目的光輝撒滿地平綫，沿着邱陵，如火光一般照遍平原。

一霎時沉默後，我叔父拉柴爾的頭向我這邊來。

——『我的上帝，譴責來了呀！』我這樣想。

我低下頭。我的叔父做出寬大的手勢對我指出盤谷；接着立直身體：

——『看，約翰』他以緩和的聲音對我說『你看到「春」麼？土地都是很快活的，我的孩子，我所以領你到這裏來，立在這光明的曠野前，是爲指出新季的最饒興趣的歡笑給你看。你看，那是何等輝煌，何等幽雅呀！田野間上來的溫暖的香氣吹過我們的面皮正如生命的氣息呀。』

他不做聲了，好像夢什麼似的。我重舉起頭來，很駭奇的，呼吸也漸漸自由了。我的叔父不責備我了。

——『這是一種美的早晨』他繼續着說『少年的早晨。你的十八歲，在這些未滿十八日的綠色中舒展開豁地生活着。一切都是壯麗，一切都是芬芳，是不是？大的盤谷於你好像是一種極樂地，河在那邊將牠的涼爽贈給你，樹將牠的濃蔭借給你，全曠野都與你談柔愛，就是天，你抱着願望所要詰問的天，牠也親吻地平線給你一種暗示。春是屬於你這樣年紀的孩子

的。是牠教男孩子們給少女們飲水的榜樣。……」

我重新低下頭去。我的叔父一定看見我了。

——「一個年邁如我的人」他接着說『不幸知道春的恩惠是如何的。我啊，我的可憐的約翰，我愛杜郎斯，因為牠灌溉牧場，因為牠使全谷的東西生活；我愛這些嫩葉，因為牠們先來通知我在夏秋中的菓子；我愛這春天，因為牠待我們很好，牠的熱力促成土地的生產。我始終總須一日與你說明這個；我就選定今日，在這清早的時候，與你說明。這是「春」自己教訓你。土地是一所廣大的工場，裏面永不息工的。看我們腳邊這株花：在你的心目中，牠是一種芬芳；在我呢，牠不過是一種勞動，牠盡了牠的職務生產出自己的生命，一小粒黑色的種子於明年春時亦輪着一樣的工作。現在你去詰問那廣大無邊的地平線罷。這一切的快樂不過是分娩而已。田野若是微笑起來，牠亦不過是重新繼續牠無盡期的事業。你現在沒有聽見牠

沉重的，急促的呼吸麼？樹葉呻吟着，百花爭放，小麥不停的發榮滋長；一切植物，都力爭各自的發展賽過一切別的；河裏活潑的水也來幫助公共的工作，天空中向上昇的雄壯的太陽也負着使這些勞働者的無盡期的工作愉快的職責。」

我叔父在這時強我對面的看他，他結末幾句話說：

「『約翰，你聽見你的朋友，『春』，對你說的東西麼？牠是少年，但牠預備成年；牠的明媚的微笑祇是勞働的歡悅。夏將是強壯的，秋將是多產的，因為春此時唱着歌，勇敢地盡牠的職責。』」

我很蠢笨地站那邊。我知道我叔父拉柴爾的話。他和善地，巧妙地譴責了我，在牠的譴責詞中，他說我是懶惰人，他說作工的時候已經到來。

我叔父的態度好像與我一樣的窘迫。過了一剎那的遲疑後，聲音含糊的對我說：

——「約翰，你不對我逃出一切，你大錯了……你既然愛巴貝而巴貝又愛你……。」

「巴貝愛我？」我喊起來說。

我叔父發出一種鄙夷的舉動。

「噯！你讓我說罷。我不要新的自供詞……她已經對我自供了這個了。」

——「她已經對你自供了這個！她已經對你自供了這個！」

於是我突然跳起來抱住他的頸頸。

「哦！這是何等好事啊！」我添上說「我從來沒有與她說過話，實在的……她在懺悔室中對你說過這個，是不是？……我從來不敢問她是否愛我，我從來不知道她愛……哦！我怎樣感激你呀！」

我叔父臉上變得通紅。他覺到自己失言了。他以為我同少女相會不是第一次的，看哪，他現在給我以確鑿的消息了，當我以先連夢想都不敢